

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

夏文榮 張希望 鄭從簡 房穎叔 劉諷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張守珪 楊瑒

夏文榮

周長安年初，前遂州長江縣丞夏文榮，時人以為判冥事。張鷟時為（為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。）御史，出為處州司倉，替歸，往問焉。榮以杖畫地作柳字，曰：「君當為此州。」至後果除柳州司戶，後改德州平昌令。榮剋時日，晷漏無差。又蘇州嘉興令楊廷玉，則天之表姪也，貪狼無厭，著詞曰：「回波爾時廷玉，打獠取錢未足。阿姑婆見作天子，旁人不得抵觸。」差攝御史康崑推，奏斷死。時母在都，見夏文榮。榮索一千張白紙，一千張黃紙，為廷玉禱。後十日來，母如其言。榮曰：「且免死矣，後十日內有進止。」果六日有敕：「楊廷玉奉養老母殘年。」又天官令史柳無忌造榮，榮書衛漢柳字曰：「衛多不成，漢柳二州，交加不定。」後果唱衛州錄事，關重，即唱漢州錄事。時鸞台鳳閣令史進狀，訴天官注擬不平。則天責侍郎崔玄暉，暉奏：「臣注官極平。」則天曰：「若爾，吏部令史官共鸞台鳳閣交換。」遂以無忌為柳州平陽主簿，鸞台令史為漢州錄事焉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張希望

周司禮卿張希望，移舊居改造。見鬼人馮毅見之曰：「當新廡下，有一伏屍，極怒，公可避之。」望笑曰：「吾少長已來，未曾信如事，公勿言。」後月餘，毅入，見鬼持弓矢，隨希望後。適及階，鬼引弓射中肩膊，希望覺背痛，以手撫之，其日卒。（出《志怪》）

鄭從簡

周左司員外郎鄭從簡，所居廳事常不寧，令巫者視之，曰：「有伏屍，姓宗，妻姓寇，在廳基之下。」使問之曰：「君坐我門上，我出入常值君，君自不嘉，非我之為也。」掘地三尺，果得舊骸，有銘如其言。移出改葬，於是遂絕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房穎叔

周地官郎中房穎叔，除天官侍郎。明日欲上，其夜，有廚子王老，夜半起。忽聞外有人喚云：「王老不須起，房侍郎不上。後三日，李侍郎上。」王老卻臥至曉，房果病，兩日而卒。所司奏狀（狀原作仗，據陳校本改。）下，即除李迥秀為侍郎，其日謝，即上。王老以其言問諸人，皆雲不知，方悟是神明所告也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劉諷

文明年，竟陵掾劉諷，夜投夷陵空館。月明不寢，忽有一女郎西軒至，儀質溫麗，緩歌閒步，徐徐至中軒。回命青衣曰：「紫綬取西堂花茵來，兼屈劉家六姨姨、十四舅母、南鄰翹翹小娘子，並將溢奴來。」傳語道：「此間好風月，足得遊樂。彈琴詠詩，大是好事。雖有竟陵判司，此人已睡，明月下不足迴避也。」未幾而三女郎至，一孩兒，色皆絕國。紫綬鋪花茵於庭中，揖讓班坐。坐中設犀角酒樽，象牙杓，綠罽花罈，白琉璃盞。醪醴馨香。遠聞空際。女郎談謔歌詠，音詞清婉。一女郎為錄，一女郎為明府，舉觴酌酒曰：「惟願三姨壽等祁山，六姨姨與三姨婆等，劉姨夫得太山府紘成判官，翹翹小娘子嫁得朱餘國太子，謚奴便作朱餘國宰相。某三四女伴，唵嫁地府司文舍人。不然，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，則平生望足矣。」一時皆笑曰：「須與蔡家娘子賞口。」翹翹時為錄事，獨下一籌，罰蔡家娘子曰：「劉姨夫才貌溫茂，何故不與他五道主使，空稱紘成判官，怕劉姨姨不歡。請吃一盞。」蔡家娘子即持杯曰：「誠知被罰。直緣姨夫大年老昏暗，恐看五道黃紙文書不得，誤大神伯公事。飲亦何傷。」於是眾女郎皆笑倒。又一女郎起，傳口令，仍抽一翠簪。急說，傳翠簪過令，不通即罰。令曰：「鸞老頭腦好，好頭腦鸞老。」傳說數巡，因令翠綬下坐，使說令。翠綬素吃訥，令至，但稱「鸞老鸞老」。女郎皆大笑曰：「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，以其年老口吃，又無髮，故造此令。」三更後，皆彈琴擊筑，更唱迭和。歌曰：「明月秋風，良宵會同。星河易翻，歡娛不終。綠樽翠杓，為君斟酌。今夕不飲，何時歡樂。」又歌曰：「楊柳楊柳，裊裊隨風急。西樓美人春夢長，繡簾斜卷千條入。」又歌曰：「玉口金缸，願陪君主。邯鄲宮中，金石絲簧。衛女秦娥，左右成行。綺綺繽紛，翠眉紅妝。王歡顧盼，為王歌舞。願得君歡，常無災苦。」歌竟，已是四更，即有一黃衫人，頭有角，儀貌甚偉，走入拜曰：「婆提王命娘子速來。」女郎等皆起而受命，即傳語曰：「不知王見召，適相與望月至此，敢不奔赴！」因命青衣收拾盤筵。諷因大聲嚏咳，視庭中無復一物。明旦，拾得翠釵數雙，將以示人，不知是何物也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相州刺史

唐王道堅為相州刺史，州人造板籍，畢則失之。後於州室梁間散得之，籍皆中載為短卷，遂不用矣，棄之。又有李使君在州，明早將祀社，夜潔齋，臥於廳事。夢其父母盡來迎己，覺而惡之，具告其妻。因疾，數日卒。朱希玉為刺史，宅西院恒閉之，希玉退衙，忽一人紫服，戴高鬢，乘馬直入，二蒼頭亦乘導之，至閣乃下。直吏以為親姻家通信也，從而視之。其人正服徐行，直入中院，院門為之開，人已復閉。乃索蒼頭及馬，皆無之。走白希玉，希玉命開中院，但見四週除掃甚潔，帳幄圍匝，施設粲然，華筵廣座，殺饌窮極水陸，數十人食具器物，盡金銀也。希玉見之大驚，乃酌酒酌之以祈福。遂出，閉其門。明日更開，則如舊矣。室宇封閉，草蔓荒涼，二年而希玉卒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王湛

王湛判冥事，初叔玄式，任荊州富陽令，取部內人吳實錢一百貫。後誣以他事，決殺之以滅口。式帶別優，並有上下考，五選不得官。以問，謚白為叔檢之。經宿曰：「叔前任富陽令日，合有負心事。其案見在，冥司判云：殺人之罪，身後科罰。取錢一百貫，當折四年祿。」叔曰：「誠有此事，吾之罪也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狄仁杰

則天時，狄仁杰為寧州刺史。其宅素凶，先時刺史死者十餘輩。杰初至，吏白官舍久凶，先後無敢居者。且榛荒棘毀，已不可居，請舍他所。杰曰：「刺史不捨本宅，何別舍乎？」命去封鎖葺治，居之不疑。數夕，詭怪奇異，不可勝紀。杰怒謂曰：「吾是刺史，此即吾宅。汝曲吾直，何為不識分理，反乃以邪忤正。汝若是神，速聽明教；若是鬼魅，何敢相干。徒為千變萬化耳。必理要相見，何不以禮出耶？」斯須，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：「某是某朝官，葬堂階西樹下。體魄為樹間所食，遂為樹心。」

頃前數公，多欲自陳，其人輒死。幽途不達，以至於今。使君誠能改葬，何敢遷延於此！」言訖不見。明日，杰令發之，果如其言，乃為改葬，自此絕也。（原缺出處，陳校本作出《廣異記》。）

李皓

唐兵部尚書李皓，時之正人也。開元初，有婦人詣皓，容貌風流，言語學識，為時第一，皓不敢受。會太常卿姜皎至，皓以婦人與之。皎大會公卿，婦人自云善相。見張說曰：「宰臣之相。」遂相諸公卿，言無不中。謂皎曰：「君雖有相，然不得壽終。」酒闌，皎狎之於別室。媚言遍至，將及其私。公卿迭往窺睹，時皓在座，最後往視。婦人於是啾然有聲，皎驚墮地。取火照之，見床下有白骨。當時議者，以皓貞正，故鬼神懼焉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張守珪

幽州節度張守珪，少時為河西主將，守玉門關。其軍校皆勤勇善鬥，每探候深入，頗以劫掠為事。西域胡僧者，自西京造袈裟二十餘馱，還大竺國，其徒二十餘人。探騎意是羅綿等物，乃劫掠之，殺其眾盡。至胡僧，刀棒亂下而不能傷，探者異焉。既而索馱，唯得袈裟，意甚悔恨。因於僧前追悔，擗踊悲泣久之，僧乃曰：「此輩前身，皆負守將令，唯趨僧鬼是枉死耳。然汝守將祿位重，後當為節度大夫等官。此輩亦如君何？可（可原作不，據陳校本改。）白守將，為修福耳。然後數年，守將合有小厄，亦有所以免之。」騎還白守珪，珪留僧供養，累年去。後守珪與其徒二十五人，至伊蘭山探賊。胡騎數千猝至，守珪力不能抗，下馬脫鞍，示以閒暇。騎來漸逼，守珪謂左右：「為之奈何？若不獲已，事理須戰。」忽見山下紅旗數百騎，突前出戰，守珪隨之，穿其一角，尋俱得出。虜不敢逐。紅旗下將謂守珪曰：「吾是漢之李廣，知君有難，故此相救。後富貴，毋相忘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守珪竟至幽州節度御史大夫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楊瑒

開元中，洛陽令楊瑒，常因出行，見槐陰下有卜者，令過，端坐自若。伍伯訶使起避，不動。瑒令散手拘至廳事，將捶之，躬自責問。術者舉首曰：「君是兩日縣令，何以責人？」瑒問其事，曰：「兩日後，君當命終。」瑒甚愕，問何以知之，術者縣告所見，舉家驚懼，謂術者曰：「子能知之，必能禳之，若之何而免也？」瑒再拜求解，術者曰：「當以君之聞見，以衛執事。免之與否，未可知也。」乃引瑒入東院亭中。令瑒被發跣足，牆面而立，己則據案而書符。中夕之後，喜謂瑒曰：「今夕且倖免其即來。明日，可以三十張紙作錢，及多造餅餠，與壺酒，出定罪（陳校本罪作遠，按洛陽有定鼎門，疑罪字為鼎字之訛。）門外，桑林之間，俟人過者則飲之。皂裘右袒，即召君之使也。若留而飲談，君其無憂。不然，實難以濟。君亦宜易衣服，處小室，以伺之，善為辭謝，問以所欲。子之策盡於是矣。」瑒如其言。泊日西景，酒餠將專罄，而皂裘不至。瑒深以為憂，須臾遂至。使人邀屈，皂裘欣然，累有所進。瑒乃拜謁。人云：「君昨何之，數至所居，遂不復見。疑於東院安處，善神監護，故不敢犯。今地府相招未已，奈何？」瑒再拜求救者千數，兼燒紙錢，資其行用。鬼云：「感施大惠，明日，當與府中諸吏同來謀之，宜盛饌相待。」言訖不見。明日，瑒設供帳，極諸海陸候之。日晚，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，宴樂殊常浩暢，相語曰：「楊長官事，焉得不盡心耶？」久之，謂瑒：「君對坊楊錫，亦有才幹，今措王作金以取彼。君至五更，鼓聲動，宜於錫（錫原作祿，據《廣異記》改。）門相候。若聞哭聲，君則免矣。」瑒如其往，見鬼便在樹頭，欲往錫舍，為狗所咋，未能得前。俄從缺牆中入，遲回聞哭聲，瑒遂獲免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